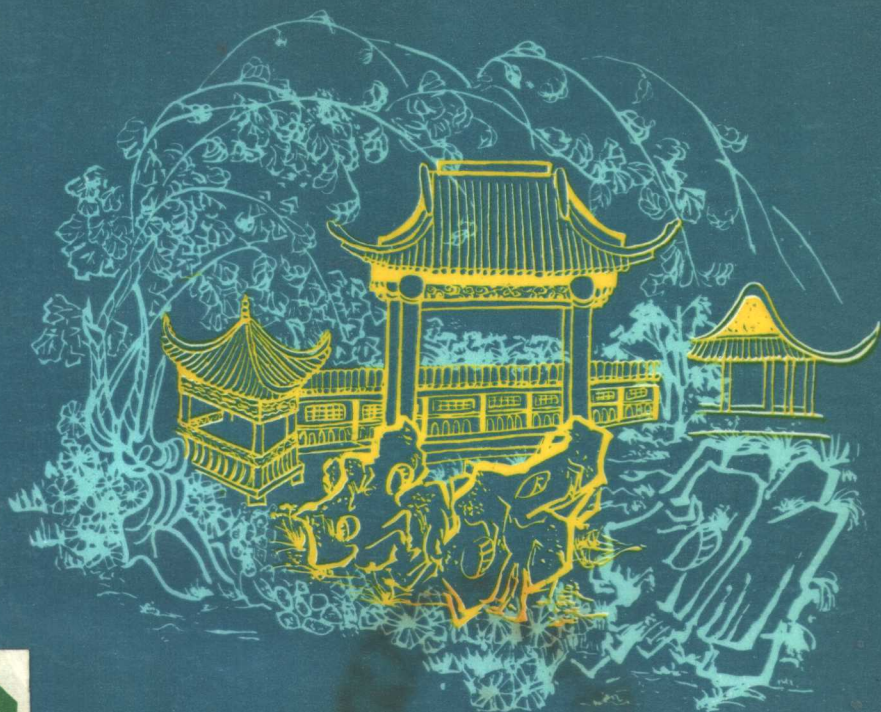




快心編中

466139



2 034 2049 5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快 心 编 (中)

天花才子 编辑

朱眉叔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

快 心 编 (中)

天花才子 编辑

朱眉叔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4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1/2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责任编辑：林辰

责任校对：文川

封面设计：马寄萍

统一书号：10158·964

定价：1.45元

目 录

第一回	李按察升官当重任 柳中军杀贼显英名	1
第二回	愿从征兖州托主 施妙策峡谷烧兵	25
第三回	舒素志笆壁言怀 应招贤华堂抵掌	45
第四回	较武艺柳俊识根由 炼黄金道人弄幻术	65
第五回	贪分外一炬破家 逞血气千弓殒命	85
第六回	丁严宿迁投贼军 柳俊营中勘赖禄	109
第七回	石将军峰县成功 李巡抚宿迁中箭	131

第八回	报恩寺柳子遗书	143
	乐善村凌生害病	
第九回	奉势力公子役帮闲	170
	探因由花婆谈艳质	
第十回	巧笼络念动一函	193
	恶商量心输三利	

第一回

李按察升官当重任 柳中军杀贼显英名

词曰：

英雄无运便埋藏，神剑掩光芒；有人提挈，方能振拔，缘祸要相当。试思鸾凤栖岩壑，垂翅又何妨？一旦飞腾，羽仪王国，方信是嘉祥。

——右调《满园春》

前集说那凌驾山在褚愚家与魏义相遇，便欲进京。却忆念着楼头女子及石、柳二人，一时不能割舍，又因褚愚苦苦攀留，只得住下。褚愚不时差人往外打探贼兵消息。不提。

且说兖州城中，许参将见贼兵攻城虽急，只是按兵不动。知府各官来催了两次。一日，乃聚集牙将，点齐兵马，下令出西门厮杀。大开城门，放下吊桥，许参将统领军将杀奔前来，正遇苟黑汉大队。两阵对圆，射住阵脚，许参将横刀立马于门旗之下，唤贼人打话。苟黑汉扬鞭出马，左右列下三四员贼将，鞭梢指着许参将说道：“某家因山寨缺少粮草，欲于兖州府库中借些钱粮。大兵已到多日，不见输纳，今反出兵抗拒，是何道理？”回顾左右道：“谁去先见一阵？”言未毕，左腋下一骑飞出。众视之，乃李通是

也。

许参将大怒，正欲出马。只见牙将薛千总舞刀拍马，大叫：“吾来也！贼将看刀。”两人一往一来，未经十合，李通舞动画戟，使一个青龙入洞势子，望薛千总心窝里直刺入来。薛千总回避不及，叫声：“不好了！”正中个着。戳透胸膛，死于非命。贼兵割去首级，贼众大声喝采。

许参将不胜忿怒，舞刀向前。李通横戟敌住，左迎右挡，若不经意。许参将自忖：“此贼戟法颇精，当以小计破之。”便掩一刀，拨马刺斜便走。李通因刺死薛千总，心骄气傲，认做许参将真败。大叫：“不要走！”飞马赶来，一枝戟正在许参将后心左右摇动。官阵中个个吓呆了，乱叫：

“老爷快些转马！”说时迟，那时快，许参将拿定斤节，按定胆子，料贼将追得较近，回身大喊一声，手起刀落，李通早被挥为两段。乃催动官军，两边浑战，自午至申，各自收兵。

许参将入城，计点军士，杀伤一百余人，心下好生纳闷，打发各牙将去讫。传了令箭，四下紧守。自己独坐中堂默默不语，心里踌躇道：“前日知府等官，来催我两次，我却满口道是不难。我心上也料定这些土贼，满指望一阵成功。不料今日反折了一员官将，又杀伤了百余军卒，却叫众官笑我。若明日相会各官时，如何是好？”心下只管气闷，愈不自在。

时已一鼓有余，展转无聊，走下堂来到檐前滴水下，只见黑影里有一人切切私语。许参将喝道：“谁在这里讲

话？”只见有人在黑地里走开。许参将大怒，再喝一声，方有一个兵厮走上月台跪下。许参将叫到案桌边，自己坐下。正要喝问情由，只见那兵厮战抖抖地伏在地上，手里擎着一个护封禀道：“早间正老爷出兵的时候，有寓在报恩寺的按察李老爷，差管家赍书一封在此。小的因老爷出兵，不敢呈递。方才又见老爷天威震怒，与同伴商议，欲上堂禀投，不意触犯老爷，只求饶恕！”许参将接了书，叱退小兵。心上猛然会意，想起一个机会。暗喜道：“有了，有了！这李绩在福建时，流贼作乱，他能调拨将士剿抚，各得其宜。后来单身入贼营，谕以大义，贼皆平复。因此上名著一时。今虽告老归家，朝廷曾有旨意，有用处不时起复。他今现在报恩寺中，我正忧土贼强悍，何不出一角文书，到省中王按台处备说李绩才能。等王按台出一荐用本章，令他剿贼，调兵救援，有何不可？就在灯下拆开书来，从头一看，不过是问候的话及问土贼的消息，没有怎么干系。许参将遂即退入书房，令书记写了文书。

到次日五更，出堂升座。众将上堂参见。许参将道：“我有一角紧急公文，要差一能干的将官，前往省中按院王老爷衙门投递。本参府看来，还是中军官曹虎山可以前往。即速披挂，本参府护送出城。你须单身前去。”曹虎山不敢推辞，答应了。领了公文，贴身藏下。许参将统兵送出贼营，仍回城来。

曹虎山飞马前行，不则一日，到了省中，将公文往巡按衙门投递。是时，王巡按连日接得四路告急文书，正在忧疑

无主。一见许参将文书，不胜大喜。这时山东正缺巡抚，遂即写下荐举本章，差员星飞奏。一面拨军三百，令游击周泰同曹虎山先回。

不则一日，到了兖州府城下。早有贼兵阻住，两下混战。许参将在城上望见正北上烟尘弥漫，料有救兵前来，忙整军出城接应。贼兵见官军里应外合，不敢恋战，让开一条大路。许参将接着官军，早有曹虎山先来说知，一同周泰入城。

周泰道：“王老爷令下官先来，同将军只宜坚守，以待旨下，再行商议。若有谕允圣旨，王老爷说自差官将护送前来，将军不宜妄动。”许参将依允。当下设席款待，借民房暂作公署与周泰存扎。

歇过数日，王巡按果拨官兵护送赍诏天使到来。贼兵四散打粮，兵微将少，不敢交战。官军到北门外叫门。许参将知是天使，慌忙开门接入，到府堂歇下。巡按差官先将公文递与知府。拆开看时，知是朝廷已准了王巡按本章，升授李绩做山东巡抚，调兵剿贼。知府忙令巡捕官飞马往报恩寺请李绩接诏。

李绩正在楼上与丽娟闲话，只见家人等慌忙到楼上传话：“有官到来，请老爷到府堂接诏。”李绩吃了一惊，不知如何诏旨。然见有官员来请，料非凶兆。不敢怠慢，疾忙整衣上马。跑到府前，早见各官前来迎接，打躬贺喜。李绩愕然道：“老夫有何喜可贺？”许参将道：“朝廷有旨，超迁老大人荣爵，岂非大喜！”李绩听了，方才放心。下马走

上堂来，香案已是排下，趋前俯伏。各官亦依次跪下。贡诏官开诏宣读，略云：

陈臬宣猷，虽素著外台之望；除凶剿寇，宜暂膺长子之师。兹尔原任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李绩，泽流闽越，智殄妖邪。朕久注名中省，俟用迁擢。不意山东草寇，弄兵潢池。今特拜尔巡抚山东、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唯赖贤卿大展神谋，灭此朝食。朕当侧席省膳，以候好音。呜呼！群魔乌合，固无烦于六师；阃外专征，自郑重于一将。

宣诏毕，望阙谢恩，然后与贡诏官相见。李绩乃谓各文武官员道：“老朽无才，谬叨此任，全赖诸君协力，庶使老朽无负朝廷。”各官俱打躬称谢。知府遂即设宴款待天使，兼贺巡抚。

歇过一夜，李绩即写了谢表，差员同天使一齐进京。许参将整点人马，护送出城去讫。李绩便择后日公座。一时没有衙门，就在参将衙门，权作为公署。许参将立刻移出另居，各官便送进衙役，权听差使。李绩便一面在报恩寺移取家财。是时觉性的趋逢，自不消细说。

李绩在寓内打点，偶然走到花厅里，只见柳俊在彼同王忠说话。柳俊一见，便走过来磕头道：“李老爷高升，小人特来磕头贺喜。”李绩扯起道：“我今移居去了，你却独居在此。我衙署内颇多余屋，你何不也随我移去，暂住何如？”柳俊道：“老爷部院衙门是关防紧密之地，小人一时不知，反教我家相公焦躁，那就不便了。”李绩笑道：“这一些不

难，我叫你去却有个原故。我衙署内房屋宽敞，没有多人在内存扎，诚恐易生他变，这是一也。我家人在此无多，若在部院衙门，便有许多事件不能料理周备。就是各官送来衙役，不过权听差遣，总不是抚院本衙门的。吏书承舍只好在外打点，直待贼兵退了，然后这班人自从省下前来，方得入城跟随办事。你前日曾说弓马颇精，后又见你知书识字，我心下好生欢喜。故此叫你去住，也好替我料理。若说部院衙门恐有关防不便出入，不知目下当此兵务控惚，军机不能刻缓，早晚事情不时欲发，有甚不便。若说你相公归寓，一时你不知道，正不知贼人消息，衙门内时刻晓得。一等贼退，我便差人到瑞光寺探问。那时你相公进京，原等你随着去，难道我羁留你在此么？”柳俊心下一想，果是有理。乃道：

“蒙老爷提唤，敢不从命！”李绩好生欢喜。当下柳俊把主人行李原放寓内，一一与觉性眼同了，将角门锁好，就将部院封条粘着。自己的行李、马匹及衣服、盘费，一总打点停当，就同着家人们的行李，一齐发扛送进衙门。发扛既毕，然后大轿、小轿接取家眷，丽娟与兰英等一齐上轿去讫。然后执事人员抬着八抬轿迎接公座。李绩就在大殿上上轿。前面一对对旗帜鲜明，香花鼓乐绚赫非常。觉性率领合寺和尚跪送，自大殿旁起，直到山门下，排得整整齐齐，一个个光着脑袋顶一炉好香。李绩也看得觉性是这等势利的人，由他做作。山门外各文武官弁，一总穿着吉服，齐齐打躬迎接。不一刻到了公署，公座毕，各官参谒过，退入私衙。县官送进供应。

李绩此时有军务在身，没心绪说及闲话。这收留柳俊之事，也总不曾在丽娟面前说知。到是丽娟曾听得家中仆妇们偶提起，说：“老爷收一个小厮暂在衙内料理，不知是姓刘，原是有家主的。”有个说：“就是同寓山家的小厮。”有个又说：“不是！”丽娟是小姐家，不便细问这些闲话。即兰英有些晓得，进来传说，也不过是这等的意思。丽娟又为山鳌酬和之事，说到山家小厮反不便提及了。便于兰英面前亦不推求。这正是：

女子娇羞分所宜，外边情事不须知；

本来闺阁千金体，也为心虚怕起疑。

且说李绩明日分付王忠看守宅门，袁应在耳房检点文书，其余家人各有执事，就留柳俊与袁应一同料理。少顷开门，各官进见。李绩道：“今土寇如此猖獗，久围不退。前日王老爷处文书到来，说邹县与邳州俱破，济宁、宿迁势俱难保。东平一支人马，又在凤山剿灭余党，不得前来援助。如此四路告急，各处俱闻风自守，并不发兵。汝等有何高见，杀退此处贼兵，然后移剿诸路？”众官默然不语。许参将出列答应道：“今贼围本城将有一月。想他粮草将无，不如再待数天，等他粮尽。乌合之众，粮一尽则计必穷，然后出兵，一击必破。乃以此得胜之兵，移剿各路。愚见如此，不识老大人尊意若何？”李绩大笑道：“原来只是如此高见。目今各路告急，若依你，不发兵出战，倘再失了地方，贼势愈炽，那时只怕兗州城也守不牢了。且依你说等他粮尽，不知再等他几天才可？”许参将低头不语，各官俱面面相觑。

李绩拂衣而起，退入后堂。坐了许久，走入私衙，已是黄昏，左右丫环摆上酒来。口虽吃酒，心下好生不快。丽娟道：“爹爹为何不乐，这般忧形于面？”李绩沉吟不语。丽娟道：“爹爹有事，可好与孩儿说知一二，莫不为着贼寇事情么？”李绩道：“此事非儿女子所知。”丽娟也不便再问。李绩吃完酒，用过晚饭，步出后堂。小厮取灯来照着，李绩喝退。独自一个扶着万寿藤拄杖，到庭心里闲步。只见一人从回廊下走来道：“老爷此时为何独自在此？”李绩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柳俊。因问道：“你为何不睡？”柳俊道：“听得老爷在此，故来伺候。”李绩寻思，这小子颇亦晓事，他与袁应在一处，袁应不见面，他却走来伺候。乃道：“当此月明，不忍早睡，故此闲步片时。”柳俊道：“老爷当此重任，意中必有所属，岂比寻常闲暇时，可以吟风弄月。”李绩乃叹口气道：“汝言虽不差，但我心中之事，汝要问它则恁？”柳俊道：“某诚贱品，然亦或能解纷一二。老爷试说何如？”李绩见他语言有异，矍然道：“前日我一见你，固知你是一个不遇时的豪杰。今观汝意，果不寻常。但今日我意中所属者，即此土贼之事。目下盗贼四起，百姓流离，朝廷使我征剿，却少几员良将，不能立功。倘如贼势猖狂，我反束手待毙，岂不误国误民，贻羞天下。今日召集众议，别无良策。只有许参将略说几句，却都是畏刀避箭之言，因此上我心中不乐。”柳俊道：“这主见差了。这般算计，在许参将身上不过一方干系，摆城自守也还是个下策。老爷却是奉命督师，封疆重任，调度一省机宜，怎么出此拙

算。为今之计，莫若挑选轻兵，更番出战，以疲贼众。夜则多置火器，出劫贼营，轻进速退，左出右入，使贼昼夜不得安息，疲于奔命。再命一将分兵在外，扼要据险，声言夺其巢穴，既可扰其内顾之忧，且成内外犄角之势。再令一人传檄四方，征兵会剿。如此则群贼授首，可立而待矣！”李绩大喜道：“原来你有如此经济作用，可惜沉埋仆隶。但是一件，许参将曾出交锋，官军不利，心中自怀惧怯。若再着他出战，必有挫衄，如何是好？”柳俊道：“小人前曾说过，弓马亦曾娴习，若有用处，愿助一臂。”李绩道：“贼人经过战阵，应是惯家。你虽善弓马，却未经与人拒敌，终是生手。况且你尚有主人，怎可作此勾当？”柳俊道：“贼人虽是惯家，但我看来，料非九头八臂。古来豪杰也都是崛起蓬茅。且等我去杀他一阵，若得靠老爷的洪福杀退贼兵，我自随主人北去，有何不可？”李绩大喜道：“若得如此，便是你发迹之日了。署后有一射圃，尽是宽大，我于明日传齐众将与你比试一番。若果有可观，便令你出去厮杀。倘能斩将搴旗，凯旋之日，即行题请，补授得一官半职，也不虚了你的抱负。”当下二人讲得投机，甚是得意。时已漏下三更，便各自歇息。

到明日上午，李绩传集众将，同柳俊一齐到署后射圃中来。李绩升厅坐下，开言道：“贼兵困本城已有多日，汝等都畏刀避箭不肯请战，难道本部院奉命剿贼，岂因汝等畏避便不发兵！明日本部院点齐兵马出城交战，今日先将汝等演习一番，以便临阵。”乃指着柳俊道：“此子柳俊，弓马颇

知一二，明日也差他出阵一遭。”众将官齐看柳俊，但见柳俊：面方耳大，齿白唇红，两道铁眉，一双秀眼，膊阔三停，身長六尺，腰圆背厚，四称五当。众人心里都赞：“好一个少年。”李绩便令柳俊穿戴了一般盔甲，兵器架上取了一把大杆刀。就将自己的马整顿好了，飞身上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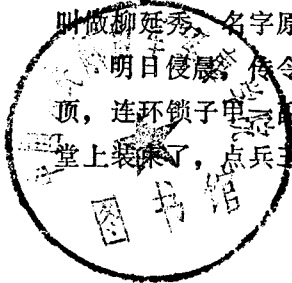
柳俊要卖弄手段，抖擞精神，舞动刀法，左盘右旋，前挡后截，开托四门，施为三纵。浑身上下，团圞一片明蟾，遍体纷纭，飘拂千寻素练。众将官齐声喝采，李绩看了欢喜不胜。柳俊舞罢刀，复纵身下马，面不改容，略无喘息。李绩道：“柳俊刀法甚精，但不知汝等高下。可一齐披挂了，各持木棍上马比试，庶使性命不伤，又见了你等武艺。”许参将便把嘴努着曹虎山。曹虎山为人勇直，便从众中跃出道：“我便与柳俊比武。”忙披挂完毕，两人各持木棍上马。一往一来，未及八回九转，曹虎山肋下早经一棍，翻跟斗跌下马来。众将中恼了游击周泰道：“不好！老战惯家却被小子所算。”也不披挂，手持木棍一跃上马，轮动棍梢望柳俊劈头打来。柳俊忙用棍迎住，斗到四十回合，周泰棍法不乱。柳俊使一个旗鼓势，把棍梢向周泰眉心里直点将去。周泰忙用棍向上一搅，转势直下，棍梢便从柳俊右肋下撩来。柳俊眼快手捷，顺势夹马一迎，早把周泰的棍在肋下夹住，随便提起棍梢向周泰肩窝里只一点，周泰招架不及，撒了棍子，从马背上倒撞下地。众将齐声喝采。

柳俊下马上厅，周泰羞惭满面，独有李绩在厅座上几乎喜杀。乃道：“柳俊果好武艺，明日便出去立个头功！将来

都是为朝廷出力。汝等也不必羞惭，也不必欢喜，都过来，大家相识了，不可各存芥蒂。”许参将等便与柳俊重新相见了。

当下李绩打发各官散去。便于后堂设宴，令柳俊坐下饮酒。柳俊吃惊道：“老爷是朝廷大臣，小人是人家贱仆，怎敢共坐？却不折杀小人。”李绩道：“从来做上官的，每每看得自家尊贵，不肯收拾贤才，往往致豪杰忿怨，上下离心，便不能收得人之效，反借口天不生才。试想周公以制作礼乐之圣，居帝王叔父之贵，尚且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如此接待天下贤士。孔子尚说使骄且吝，余不足观。今人何等学问，辄敢自尊自大，拒绝豪杰，自然做一个鄙夫，成一个废品而已。眼前这些受享尊荣，总归无益。所以我自从入仕以来，时以此情自警，故再不敢骄傲待人。今见你弓马甚好，明日若出去杀退贼兵，一可免生灵涂炭，二来使我面上增下许多光辉，三来你的功名便从此始。古云：‘立贤无方。’又云：‘将相无种。’焉知你将来不是个有官爵的人？何必拘定这些小节。你竟坐下，不须谦让。”柳俊不胜感激道：“人非木石，谁不知恩？明日倘能杀败贼众，总是老爷天威所加，亦是小人效命之日。”当下便磕头谢了，坐在侧首饮酒。李绩遣去家人，只着一个小厮服侍。饮酒中间互相议论，大家快意。李绩又题柳俊一个表字，以便称呼，叫做柳廷秀，名字原叫柳俊。柳俊又下席谢了。夜分席散。

明日侵晨，传令军士饱餐。李绩给发柳俊黄金凤翅盔一顶，连环锁子甲一副，战马三匹，大刀一把。就令柳俊在大堂上装备了，点兵五百，出城交战。又令许景升、曹虎山领



兵二百在后接应。又令周泰领兵一百协助柳俊。自己打轿到城楼观战，四门都令知府等官分督民夫守城。

却说柳俊统领三百人马出了东门，指挥军中摆开阵势，唤贼帅打话。苟黑汉绰枪上马，带了头目，统领兵卒，离营杀来。相去官军一箭之地，把兵马一字摆开，一对对展过门旗，当先出马。只见对面官军队里拥出一员小将，勒马提刀，甚是齐整。苟黑汉一见大笑道：“原来那里弄来这个孩子，也要出来厮杀。那个头目去活捉将来，我大王营中正少歌童，拿来充补。”只见四头目张芳挺枪而出，大叫道：“孩子快下马受缚，免汝一死。”柳俊并不打话，刀枪并举，不四合，刀中张芳左腿，跌下马来。军士割了首级，往城楼上李绩处报功。

柳俊横刀立马阵前，大叫道：“谁敢再来授首！”言犹未毕，只见贼阵中飞出一骑。乃是一头目史振。他出身原是响马，面如锅底，须似钢针，力大无穷，使两把秋翎削铁刀，骑一匹卷毛乌骓马。这史振舞动双刀，拍马大叫：“杀吾兄弟，誓不甘休！”柳俊一见，好生利害，便舞刀跃马当先迎住。两人一往一来，战至五十余回合，柳俊不见赢头，史振亦无败势。两边军士看得呆了。史振心下转念：“这少年技艺颇精，不可力斗。”便掩一刀，拨马便走。柳俊大叫道：“贼人败走，快些趁此势杀过去！”把刀尖两下一招。这正是柳俊合当发迹，周泰也认作贼将败了，摇旗呐喊，大叫：“快些杀向前去！”阵后许、曹二将也催动人马盖地杀来，其势如潮似浪，直涌过去。